

學術研究會叢書

近代文學十講

卷下

學術研究會總會發行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版

版 權 所 有
近 代 文 學 十 講

原 著 者

廚 川 白 村

譯 述 者

羅 迪 先

發 行 者

學 術 研 究 會 叢 書 部

印 刷 者

啓 智 印 務 公 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近代文學十講下卷目次

第七講 自然派作物的特色

1. 科學的製作法
2. 醜惡的獸性描寫
3. 人生的斷片
4. 精細的「周圍」描寫
5. 個性描寫
6. 印象主義
7. 短篇小說及近代劇

第八講 最近思潮的變遷

1. 新的努力時代
2. 輓近的思潮和哲學科學

第九講 非物質主義的文藝（上）

1. 新浪漫派

2. 文藝的進化

3. 最近文藝史上的事實

第十講 非物質主義的文藝(下)

1. 心理解剖

2. 輓近文藝之神秘的傾向

3. 象徵主義

4. 耽美派和近代詩人

近代文學十講

廚川白村 著

羅迪先 譯

第七講 自然派作物的特色

單說作家的思想，即人生觀或社會觀，那麼，不依據什麼文藝，即以議論或哲學就行了。又僅以做作品題材的事件，那麼，新聞的三面記事之類，或我們日常眼前所見的平凡的事件，便不看什麼戲曲和小說也可明白了。即就一個作品，在其背後의思想和描寫出來的人物事件，把兩方全然離開來看，無論怎樣佳作，沒有藝術的價值了。兩者渾然的相融合調和的地方，正惟有作物的真價。詳言之，作者以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觀，怎樣按排布置，

到作中的人物事件，作者怎樣依其題材貫通其事象，洩漏自己的社會觀藝術觀，在這種地方，正可看出作物有藝術品的價值了。近來日本，論西洋文學的人中，專門把作者的人生觀社會觀，抽象的哲學的來論，忘却了研究爲藝術品緊要的特性，看了這種人，我常覺遺憾。

就自然派作家的厭生懷疑的思想，機械的人生觀等，在前近代思潮裏已略說過了。本節把這樣思想做根底的作品之特性，作者製作上的用意等，略說一下。

一 科學的製作法

文藝上的自然主義，既爲科學萬能思想之論理的歸結當然所表現出來的，那麼，其根本的特色，也是科學的態度。正如顯微鏡下，檢查微菌的生物學者，胸中毫無何等偏見，無念無想，以精緻嚴密客觀的態度，來觀取事象的真相，可無須再說了。

所謂客觀的態度是不被悲喜好惡美醜等一切主觀的色彩所染的描寫。作者不雜以自己敘情的，詠嘆的分子，如其所見如實的描寫之意。不是像古時浪漫派作家那樣：作者先自哭泣，引誘讀者的淚；又不是作者先自笑了，來引讀者的笑。哭笑是隨讀者的心意，不過把不能不哭或不得不笑的人生斷片，如實描寫，投到讀者的眼前，作者是毫不動色的冷靜的態度。

換言之，作者這箇人，不是直接的表現在其作物的表面，只要應該寫的東西，給他寫了，作者的任務便完了，對此而作者沒有什麼給他解決的。把近代生活的暗黑面，深刻痛切的描寫，來投到讀者的面前，就完結了。是善是惡都看不出作者本人的意見和主張。不是像舊文藝的笛卡斯啦，喬治三特 George sand 描社會缺陷的小說，或小仲馬 Dumas fils 的問題劇裏所見的，一樣一樣，作者對於描寫的人物事件，洩漏自己的所感或意見，或者對此所提倡事象的疑問，加以作者的解答，所謂依然無解決的地方，便是自然派

的特色所存之處。

法蘭西的評家，勃瀏基爾曾經論過「文藝上有同情的人物」Le "Personnage Sympath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的事，就是小說戲曲，作中所表現種種人物之中，作者特對於某一人物，用十分的同情來描寫，托這個人物的言行，說作者自己的時候很多。元來作者不是意識的成功這樣，是自然而然的，現在莎士比亞所寫的人物哈姆蘭脫和法爾斯塔夫 Falstaff便是一個例。

還有時候，這個人物，未必是作中的主人公，是從屬的 Minor characters (小人物) 代作者把篇中所有事件的意義及關係，說明給讀者聽，好像希臘古劇裏 Chorus (合唱曲) 的劇務，要這個人物來做。在薩加萊和愛麗倭脫的小說，作者露骨的到舞台面給他說明解答，或不這樣，間接的藉作中人物的口吻來行，最顯著的也有像梅萊台斯小說的例，把作者自身的議論二三頁連續的，表出在作中。然這樣的事，在讀者和觀客，未必是喜歡的，正如舞台上

的布置者，走出在舞台前來，或做活人孩戲的牽繩的人，在觀覽席看得見一樣，恐怕要滅殺許多興趣。專取客觀的態度，作者自身不現在作品表面的自然派，在這一點，確是一個長處。即作者的同情，全不現在作物中，是 impersonal（不指人）的這一點，如莫泊三的作物，是自然派之第一代表者了。

托爾斯泰的莫泊三論，如下一節，最能說明這個特徵了，引用出來：

「有一個有名的畫家，把描寫和尙行列自作的畫，給我來看。這個作品畫得真好。至於作者對於其主題的關係，全然不現。所以我這樣問了：『但是，君以爲這個儀式是好的呢？』加入這個儀式是應該的呢？或者不是這樣？這是我問的？畫家說：『我對於這樣朴直的樣子，要澈底的慫恿的回答，我關於此是好是壞簡直不知道，而且有知道的必要也不想，我只寫出人生便好。』我再問他：『總之，君對此有沒有同情？』畫家說：『有了同情也未可知。』再進一步：『那麼，君以爲厭這個儀式嗎？』很好的並且有經驗的近代的

畫家，可憐我無智的樣子，現出微笑來答道：「也不是這樣。」他^②不解人生的意義，對於世態不能動心，不插入愛憎的念，只描寫人生本物。莫泊三正和這個畫家相同了。』實際在莫泊三的作品裏，沒有現出他的哲學，思想，情緒，從 Objectivity（客觀的）Impersonality（不指人）的點來說，實達到極致。即同是自然派，到了福羅培爾曹拉的作品，多少混雜了浪漫的分_子。更至於俄國都介納夫的小說，更加厲害了。如讀沈痛悲哀的敘情詩的心狀，自然滲入了我們讀者的胸中來了。因為作者的情緒觀念，多量的含在作中。但是這一點，元來和浪漫派的作者，所做的情形，放出無拘束的感情的聲，強使讀者的淚是不能同一觀了。不外乎作者抑而又抑的情趣，自然的洩漏到外面來罷了。描寫總想弄他客觀的，但是自然的使讀者有敘情詩風的感念，勃郎台斯也這樣的說了。無論如何，都是這樣的情形，所以自然主義冷靜的客觀的態度，也自然有程度的問題，並且作者也有多少的增

減。

還有關於這個客觀的態度的事，有一個注意的地方，便是有的作品，真是把作者的直接的經驗，如實的不加什麼潤飾，也不加技巧描寫給人看，實在其中自然派作家慣用的狡猾手段的地方很多。併且裝出平凡裝出自然在讀者的眼裏，真是引起實際的人物事件，生起那樣幻想，是他們的常套手段。從前梅萊台斯最後的小說凱爾脫和撒遜“*Celt and Saxon*”出世的時侯，倫敦泰晤士報的批評家就說：「梅萊台斯氏他的作物裏，自己的主張議論，沒甚客氣的露骨的寫着，一點兒也不管幻想的事。但是法國的小說家，大不相同了。」正惟自然派的作家，最重這個幻想了。作者自身隱在背後，技巧啦，主張啦，決不現出作品的表面上來。實在是虛構的事，也巧妙的騙瞞，好像實有其事。還有人物事件都真像自然如實的給人看。無技巧給人看，正有大大的技巧在裏面。作者自稱為如實所見客觀的描寫的東

西，如不仔細看他，我們讀者就要被這個理想欺騙了，很巧妙的陷在作者的法術中。

以上所說的客觀的科學的製作法，直接聯關的一二件事，現在斷片的來說。

第一描寫病的現象。作者既經以科學的態度，好像礦物學者分析礦石；解剖學者，解剖人體一樣方法，到了極端，專門注目在這人和社會之病的現象，仔細觀察，行分析解剖。現如曹拉的作物，以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病做題目，調查病理學的地方，暴露種種徵候出來一個診斷。應用生理學的智識，研究人們之病的現象之醫學的小說，很便盛行了。

其中主多的題目，為病的遺傳之現象，元來這個遺傳，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格爾登 Galton的著書的勢力，在當時的學藝界大流行的學說。近代的文藝，直接的論這個遺傳問題，雖是很多著名的作物。在劇，第一有易卜

生的羣鬼 西班牙愛乞格萊 Echegaray 的 屯戎的子 Son of Don Juan 兩篇都是描寫父親的病毒，遺傳其子的慘憺情狀，使人戰慄的悲劇。在小說殷生的克爾忒族的相傳 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 是第一可舉的作品，但是說起遺傳研究，差不多專門的作家，自然要算法國的曹拉了。

曹拉以這個遺傳觀做基礎描寫或一境遇，——就是在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國情，法國中流人士之代表的生活 魯公麥加爾 Les Rougons macquart 叢書，一共二十卷，正是從這個計畫做出來的東西，題為第二帝政的治下某一族之自然的社會的歷史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發端第一卷，魯公家的運命 La Fortune des Rougons 是一八七一年出版。寫祖先不德，說遺傳之源。第二十卷派斯卡兒博士 Le Docteur Pascal 一八九三年出版，全部完成。這個派斯卡兒博士，實在是上面說過的生理學者克羅持，培爾那爾做了模型，博士從遺傳說立脚，考究傳惡血一家

的系統，爲叢書全體的結束。

這部叢書，雖即是做巴爾柴克的人生喜劇做的，同時曹拉不外乎抱自然主義——實驗小說的主張，在實際的作品上給人看。即本來有病的遺傳一家的人，投在種種境遇，事件和周圍裏面，描寫由此發生之種種現象之一篇科學的進化史。福克 Adelaide Fouque 一個病的神經的性的女子，是這一家的先祖，這個婦人先嫁給魯公家，後來又嫁給麥加爾家，從此所出來子孫的難事，在這長篇小說二十冊裏寫着。社會各方面的事實，被寫在這裏面。即政治，宗教，商工，菜店，魚市，治店，交易所，鐵路，生活，鑛山，無論什麼，關於現在社會各方面醜穢悲慘的事實，毫無忌憚精細的描寫出來了。現在把叢書全體裏面，舉出自然派之代表的作物，更爲有名的：

第七卷 L'assommoir 酒店（一八七七年）英譯“The Dram Shop”

描寫巴黎的職工酒醉的樣子，曹拉第一次博文名，是這篇的作物。因

爲他的描寫，太無忌憚，暴露了社會的黑暗面了，出版當時，釀成種種議論，英譯和原文有出入，激烈的地方刪除了，另外美國李特 Charles Rea-改作劇本，成功很有名的東西了。

第九卷 Nana 娜娜（一八八〇年）

女優的內部——即描寫 Prostitution（賣淫）的生活，這本英譯在曹拉作品，是最早傳到日本的東西。

第十三卷 Germinal 陽春（一八八五年）英譯 Master and man

鑛山的職工生活，資本家和勞動者的衝突爲主要的描寫了。蘭梯 La ntier 做中心人物，被飢餓逼迫多數的鑛夫，對於暴虐的東家，同盟罷工，精細的描寫這樣慘劇，是非常醜穢酸鼻的東西。

第十四卷 L'oeuvre 製作（一八八六年）英譯 His Masterpiece

寫美術家的生活，以畫家賽撒奴 Cezanne 孟南 Manet 做模型

第十九卷 *La Débâcle* 滅落（一八九二年）英譯 *The Downfall*

兩個兵卒的身上話做中心，描寫普法戰爭的事戰爭的光景以及傷病兵捕虜的煩悶，攻圍中之巴黎城內慘憺的狀況，十分精緻的描寫了。

魯公麥加爾叢書裏，這五個作物，自然派的長處和短處，都代表出來了。

說起古時小說和戲曲，全然從作者的想像做出來的「作話」，到了近

代自然派，重了科學的製作法之後，實際有過的現像，——詳細來說：作者把

從前所經驗觀察的人物事件，還有憑着種種材料，精密的調查了來復寫的。

所以大抵的作品，都有了實際的模型，所謂 *Documentation*（古文書類參考）

就是說這個製作法。「文藝是人的記錄」探奴一派的所說，便是這個根底。

實際的人物和事件做材料，并且其模型為一般所知道的例，在法國的

自然派很多。曹拉自己變了裝，或出入在下層社會；或探險魔窟，其實驗的觀

察，來做作物的材料，是有名的話。他的叢書第十五卷土地「*La Terre*」一冊，

細寫人們的獸性肉慾，書中說一貧窮的農民，給父親衣食的費用，不很願意拿出，就殺了他；并且要遮掩罪跡，連小屋都一起燒了。這種事全是實際上的事件，當時揭載在法國全國的新聞上有名的三面記事。還有福羅培爾之瑟懷利夫人等，把作者的父母親戚友人來做模型，許多的批評家都說了。但是這是自然派的長處；而同時又為短處的地方，倒不可不注意的。

如果實際所有的事件，如實的寫了，雖即能夠得到科學的意味之真，決不是藝術上所說的真。斯蒂文宋的書翰集中，送給一個巴利 Bart 的作裏，

“The actual is not the true”（實事未必是真的）的一句話，真是不錯。和事實完全同樣，未必能表示其真，繪畫比較照相，還是繪畫方面反能傳其真，是一樣的道理。然此事是從自然主義之根本的性質而來的，就是孰非，且待後段說最近的傾向時再講罷。

這個科學的製作法，還有當然來的一個特色，有描寫精緻細密 Detail—